

灯下书

## 在春天，回望另一个春天

| 刘晴文 |

回望2022，读的书依然驳杂，但依然遵循想读就读，想读才读的自由原则。

翻了阅读记录，一月份读了美国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的《前朝梦忆：张岱的浮华与苍凉》，史氏以张岱个人的命运来折射那个由盛而衰而亡的时代，读来令人瞬间有梦回晚明之感。书中写到张岱对明亡的看法、对殉国的看法、对自己的看法、对晚明逃禅的看法、张岱的季叔张焯芳对观戏的看法，都颇有意思。晚明，始终是令我“心动”的晚明。而史氏作为史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：和国内有些学院派的套路不同，代入感很强，一支妙笔无学究气。

二月份重读了美国人杰里·邓尔麟的《钱穆与七房桥世界》，1998年出版的书可谓很老了，我欣赏的是作为西方学者的邓氏在这本书中体现出的立场和观点。钱穆关于东西方两种主义、两种文化不该对立的看法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“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”“认识自己”的主张，显然邓氏是赞同的。收录其中的钱穆用文言文写就的《八十忆双亲》一文，流畅和连贯程度，与明清时期文人写的墓志铭文并无二致。从乡村教员走出来的国学大师，古文功底着实了得。

三月份翻阅了黄裳的《金陵五记》和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。阅读黄裳是出于苏子的推荐，此前从未读过黄裳的文章。此人极有阅历和见识，藏书甚富，文笔老道，疏简，留白，有丰子恺画意，然其描摹时代大变下人与事物的折心惊骨处，却是缘缘堂所不及。初识白先勇还是十四五岁的年纪，一篇电台播讲的《玉卿嫂》听得黑夜里的我瞪大了眼睛再无睡意。《台北人》里大大小小的角色，都寄托了白先勇无处安放的乡愁，这次被惊到的是里面的《花记荣桥》。文字里的白先生，该是宝玉一样的人吧，在红尘里好好地沸腾过，但慧根归处，终究是大彻大悟。

四月份读了学人刘淑芬的《灭罪与度亡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》，该书已经绝版，在孔网旧书市场上标价三四百左右，我读的是淘宝上购得的电子版。对这本书的阅读兴趣是出于对无锡现存地表最古老的建筑——惠山寺前那个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好奇，读完之后有了为惠山经幢创作的冲动，尝试一种新的写作风格。

五月份阅读了黑陶的三本散文集《夜晚灼烫》《烧制汉语》和《百千万亿册书》。三本中尤以最新的《百千万亿册书》最有分量。天地宇宙间凡是能触碰到作家的信息，不管是历史的、还是现实的、虚拟的、还是想象的，都被以“黑陶式”的表达方式重新阐发出来，构筑成十七万字鲜明、独特、开放、大胆的新文本，而将这个新文本命名为《百千万亿册书》也透露出作家强劲有力的自我书写意识，以及以有限照见无限的汉语创作雄心。笔记式精读后，形成八千字书评一篇。

六月份阅读了上海交大刘士林教授的《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》，这本书写得最好的部分是前言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”，做了很多摘记，“一部运河的历史，也是运河两岸的城市发展史”，深以为然。由于是团队合作，其中有些城市写得还不够充分，但总体来讲不失为一本研究从北到南运河和城市关系的精彩之作。

七月份主要翻看了《收获》杂志上的几篇小说。计文君擅长写各种各样的都市白领，她的《琢光》把媒体时代恋综类节目造就的全民狂欢现象，和本质上资本的不择手段——可以弄假成真，亦可弄真成假——目的是金钱利润的最大化描摹得淋漓尽致。

八、九月份读了《茶典》中收录的唐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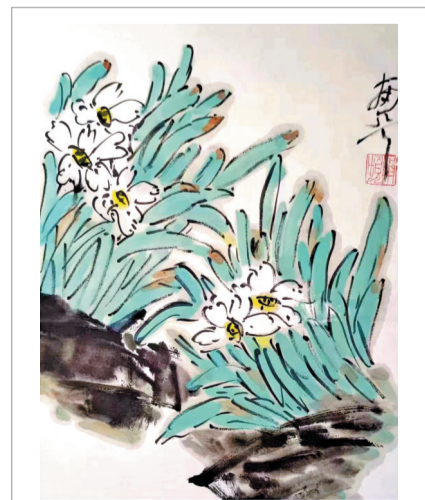
陆羽的《茶经》、宋代蔡襄的《茶录》。《茶经》中一些奇闻轶事读来甚为有趣。由阅读《茶录》则展开去又兼及研究了蔡襄其人的诗文书法，并为官之道，也算是对这位宋代大咖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。和茶有关的一切是我毕生的功课。

十一月份读了清华大学建筑历史学家、文史学家曹汛先生花了多年心血编写的《林徽音先生年谱》，后又追读了林徽音的闺蜜、美国的费慰梅女士写的《林徽音与梁思成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林徽音书信集》，胡木清、黄淑质主编的《梁思成、林徽音影像与手稿珍藏》等，有感于这些书所反映出的一些细节，和流言所堆叠出的“林徽音”之不同，以《徽音冠青云：被误读的林徽音》为题写了读后感，以表达对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知识女性的尊重。

十二月份阅读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法国女作家安妮·埃尔诺的代表作《悠悠岁月》，该小说吸引我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曾获得过“杜拉斯文学大奖”。杜拉斯的文字及杜拉斯的一生都充满浓郁的法兰西味道。2014年夏天，上海思南公馆举办过杜拉斯诞辰百年的纪念活动，曾和好友专程前往参加活动，在看完与她相关的摄影展后，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，一台电视机孤独地播放着她当年的采访录像，在杜拉斯沙哑低沉的叙述声里，战栗了另一个灵魂，可谓此生难忘。《悠悠岁月》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阅读产生的后劲，就是让我又捧起来在这个春天圈划精读了一遍，思考了几个问题，并决心把感受整理成文。

读书有时就是顺藤摸瓜，读的时候摸到的是一根藤，哪会想到最后盘根错节之下居然会揪出一个喜人的大瓜来；读完一本书有时还会有彩蛋和福利，让你产生去找另外三四本书来读的兴趣，阅读的境界由此打开，你由此成了这个方面的专家也说不定；读书也像开盲盒，开出来的是什么，就看翻阅它的手了，很魔幻，因为好运气需要一点心电感应。书里的故事看完了，书外的故事往往还在继续，更感人。2022年有几本书注定了最让我难忘的了，因为借我一读的书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在了，因为这个，我就没了懈怠的理由，那些没有读完的书还将继续读下去，没有写完的文章还会继续写下去。

在这个“春在枝头只二分”的时节里，回望了上一个春天开启的阅读之旅，很幸福。在这个不用逾越的春天里，新的阅读和写作计划已经在路上了，希望大家都能安安静静地读书，享受读书带来的快乐和奇妙缘分，“耕自己的田，种自己的花，爱自己的宇宙”，阅读在春天里，幸福在春天里。



春意 国画 梅南频

片羽

## 点滴录五则

| 王国华文 |

## 涪渭

王老师，加个微信吧？

刚才您说一话题，我不反驳，不辩论，但知道三观反差太大，还是别聊了吧，以免两天后再删。

那……好吧。

## 闭嘴

有了强大话语权还能忍住不发言的人，才是真正懂得闭嘴的人。

## 传统

正月二十五，岳母煮饺子；正月二十七，岳母煮面，说这都是生活传统。

女儿说，将来我成家，周末就买草莓蛋糕，赶到初五、十五就买奶茶，告诉自己的孩子，这是生活传统。

## 爱人

从河北到东北到深圳，对我个人来说，是一步一步走向心安的过程，当然是好事，而对在东北出生长大的妻子来

说，南迁相当于连根拔。其实她在东北生活得很安定，有同学朋友和亲戚。等我在深圳打拼一两年后安顿下来，接他们过来的时候，最初并没想象中那么顺利和平静，但妻子以良好的心态安慰自己，也安慰我。

每年1月31日，她都悄悄写一点文字，整理一下心情。这些年，她不仅为这个家庭，更为我们这个家族付出了巨大牺牲，忍辱负重识大体，用爱心维护各种和谐，能让我安心工作，干自己的事业。

谢谢你，亲爱的人。

## 同情

多年前，去临潼兵马俑，门口有一排当地人卖刚摘下来的柿子。用同样精致的小篮装着，其实也就三四个。我见其中一位老太太年龄最大，头发最白，身体最衰弱，就从她手里买了一份。不贵，十块还是十五块钱，记不清了。上车后才发现，就上边那个能吃，下边那几个都是坏的。

吴风越雨

## 吃昼饭

| 杨文隽文 |

无锡梅里人说的“走亲眷吃昼饭”，一般是从正月初二开始到正月十五，是千百年来过年的习俗。

农村是个熟人社会，但由于农事繁忙和交通条件限制，亲戚好友间平时很少走动。只有到了新年头上，一切事务放下，才定下心来走亲访友。“吃昼饭”是很正式的宴请，几乎专用于春节期间的待客。对于新年里来访的客人，东道主要竭尽所能地招待，当然也是家里有啥吃啥，不像办酒席要刻意采办。

到亲友家去吃昼饭，也不能空了手去，总要象征性地带一点小礼品，称为“扎纸包”。过去到南北货店去“扎纸包”，主要是选副食品，至少要扎两个，散装的大红枣、桂圆或惠山油酥是首选。吃过昼饭亲眷回去时，收“包”的要给送“包”的回赠礼品，回赠礼品都是年前自家做的团子、馒头等点心。

过去，走亲眷吃昼饭都是靠双腿走的，连骑自行车都不多见；拖儿带女，不宜走远路的人家，有班船的就坐船。走亲眷那天一早，孩子都穿上新棉袄新棉鞋，吃完早饭便催促大人赶路，手里还抢着去提扎好的礼品包，见到街坊邻居的同龄孩子，故意大摇大摆的，神气得不得了。

说白了小孩子新年头上走亲眷就是为了吃。满满一屋人，吃昼饭时长辈坐八仙台，晚辈围着一张小台子坐下来。小孩子没有多少规矩，菜上来，筷子像雨点一样胡乱地夹，场面混乱而热烈。我最喜

欢去蒲塘的舅公家，因我舅公烧得一手好饭菜，他烧的东坡肉、三鲜汤、百叶豆腐真是好吃得不得了。无锡人有“年饱”一说，意思是说过年时每天有好吃的，往往还没开吃就觉得肚皮饱了。但我一到舅公家，胃口照样好，大鱼大肉吃下去一点也没有油腻的感觉，特别是百叶豆腐，原料是自家种的黄豆自家打磨沥干净了豆渣做出来的，彻嫩爽口。

“吃昼饭”除了吃喝，还是一次重要的信息交流活动，话题从双方家庭扩展到近亲、远亲、老亲、新亲，家长里短，天南海北，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题。一顿饭下来，脑子里填满了一年来对亲戚一方的信息空缺，内心里激活了几十年来维系血缘族谱的亲情纽带。于是，拍拍饱胀的肚皮，揉揉通红的脸，心满意足回家去。临别不忘跟亲戚邀约“年初几到我家来吃昼饭”。

请吃昼饭都是相互的，亲戚有穷富，饭菜有好坏，但亲情是一样的。只要有酒，吃什么都高兴。如果双方感情好，主家往往会留吃晚饭，这两顿下来，男客人几乎没有不醉的了，须由女眷或小辈搀扶着回去。那时的道路都是高低曲折的田埂，稍不小心就要跌到渠道里。扶着个醉汉，一路跌跌撞撞拉扯回家，扶着和被扶的，彼此嘴上相互埋怨，但心里个个高兴。

“昼饭”一词应该还是一个古汉语词汇，说明“吃昼饭”这种亲眷间的你来我往，是辈辈相传下来的，也就是梅里人家的乡土乡情。